

想必经历过死亡的人，对人生会有一种新的领悟

灿若秋叶

患一个乳腺癌患者的手记

石杰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 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若秋叶：一个乳腺癌患者的手记 / 石杰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075-4971-3

I. ①灿… II. ①石… III. ①传记小说本—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0617 号

灿若秋叶——一个乳腺癌患者的手记

著 者：石杰

责任编辑：李 庆 雷 平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29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978-7-5075-4971-3

定 价：38.00 元



石 杰

笔名如是，祖籍辽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渤海大学编审。喜欢文学和哲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发表小说和评论近 300 篇，总计 300 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狗鱼》，中短篇小说集《小村残照》《你说校园里有没有蛇》，评传《王充闾：文园归去来》及专题评论集《栖居与超越》等。部分成果曾获各级各类奖项。

序 言

陈国际

我从1984年开始从事肿瘤医学工作，做乳腺癌诊治和研究也将近二十年了。这些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接触癌症患者，见惯了生生死死、悲欢离合。可以说，我的心是和着患者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每当我看见痛苦不堪的患者脸上有了笑容，卧床不起的患者可以下床活动了，奄奄一息的病人生命有了转机，或者听到以往的患者有好消息的时候，内心都无比欣慰。我渴望她们活着，渴望她们健康，渴望她们有机会去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心愿。因此，当我得知石杰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四年前，我接触到了石杰这名乳腺癌患者。当时患者非常多，工作也异常紧张，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做过多的交谈，只记得手术前她问过我一句什么话。后来我才听人说，她写作。很多患者都有个精神支柱，比如父母、子女、事业，写作可能也是她的精神支柱吧。只是我没想到能写出这么一本书，关于癌症的，而且写她自己的经历。

癌症患者往往有一种自卑感，不想让更多人了解病情，逃避，甚至把这种心理隐藏得很深。石杰显然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在这本书里，她写了自己的真实境况，写了自己为什么得乳腺癌这种病，



勇敢地敞开了病情，并且写了整个治疗经过，也写了每个治疗环节的切身感受。看得出，面对疾病，她想得很多、很深，而且竭力为自己也为所有的癌症患者寻找条出路。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她不是医疗工作者，有些思考也很有道理。比如她根据自己的肿瘤性质确诊过程得出的病理才是最终标准，在病理结果出来之前，患者既不可过于紧张、自暴自弃，也不能盲目乐观马虎大意，就值得确诊前的患者们思考；再比如她在化疗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这一点，也符合实际。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况且现在讲求精准医疗，患者病情不一样，方案就不一样，反应也就不一样。不能凭想当然，把他人的治疗反应与自己的反应等同起来，乃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书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她达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医疗手段已经明显进步了，谈癌色变也还是一种普遍现象。面对癌症患者这个宣判，她也恐惧过，困惑过，烦恼过甚至绝望过，可是终究看开了，想明白了，不仅没有倒下，而且重新振作起来，冷静面对严酷的现实，努力思考并去除以往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珍惜当下，使生活变得充实而有色彩，就像书名所写的：灿若秋叶。

本书的作者是有爱心的人，自己身患重病，却能把内心的想法和经历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写出来，这本身就是爱的表现。我们知道，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也应是综合性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得不得癌症，得了癌症治疗效果怎样，日后生存期长短、质量高低，都与其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而心理健康尤其是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是很难重建的，这是每个有经验的医生都了解的，也是令医生们头疼的事。而患者与患者间的

交流，却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本书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容易使患者在阅读中产生心灵的共鸣，受到感染，得到启迪，努力从种种不良情绪中解脱出来，增强与癌症抗争的勇气。这是患者以外的人的开导很难达到的。

癌症患者是个特殊的群体，整个社会都应该予以关注。目前我国癌症的新发人数还在持续上升，每天约有 1 万人被确诊为癌症，乳腺癌则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其严重性不容小觑；不过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谈癌色变也是不可取的。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癌症已经不都是绝症了，很多癌症病人已经可以早期发现；即使转移了，也可以控制；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在提高。我相信，只要医患携手并进，癌症就有治愈的希望。这不是盲目，而是信念！

2018 年 8 月 15 日

（陈国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目 录

- 一、左乳房摸到一个肿物 / 3
- 二、《油画词语》 / 6
- 三、“凭我的经验应该是良性的” / 12
- 四、夜赴京城 / 23
- 五、恐惧 / 32
- 六、幻灭 / 40
- 七、手术 / 52
- 八、告诉我还能活多少年 / 61
- 九、等待病理结果 / 73
- 十、FISH, FISH / 85
- 十一、发明镜子的人是最冷血的 / 96
- 十二、走进化疗 / 103
- 十三、疼痛难忍 / 114

- 十四、我是谁 / 121
- 十五、保姆和江湖医 / 134
- 十六、爱的支撑 / 146
- 十七、美是天性 / 164
- 十八、女人，女人 / 175
- 十九、食与性 / 191
- 二十、中医和西医 / 204
- 二十一、天不应地不灵 / 212
- 二十二、有知好还是无知好 / 224
- 二十三、在死神面前起舞 / 237
- 二十四、草地上的两个小女孩儿 253
- 二十五、痛苦死和安乐死 / 268
- 二十六、别让你的心里留下遗憾 / 285
- 二十七、噩耗袭来 / 298
- 二十八、迎接明天 / 320
- 后记

引 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重复地做一个相同的梦。我梦见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黝黑浓密，如山间瀑布般奔腾宣泄；我可爱的乳房也丰满如初。我像年轻时一样，穿着件浅绿格子的短袖裙衣，在河边的野地里徜徉着。林荫浓郁，百花飘香，心儿伴着鸟儿一起歌唱……

可是每次醒来却总是泪流满面。我梦中的长发呢？我左侧的乳房呢？我那矫健如小鹿般的双腿和脚步声呢？痛感如无边的黑暗漫天漫地地涌进心里。于是，当另一个白昼来临的时候，我便怀着满心的期望，关好屋门，独自朝梦中的野地走去。

河水默默地流淌着，野地里依然林荫浓郁。只是，深秋时节，美艳绝伦的花儿多半凋谢了，满地都是花瓣，各种颜色的，枯萎而无奈；只有那些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还顽强地挺立着，沐浴着缕缕阳光，在轻风中骄傲地摇曳。

我慢慢地林中小路上行走着，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惆怅。我第一次从感情上接受了：永恒，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对永恒的歌颂都只是一种骗人的东西。每一种生存背后都潜藏着死亡的危机，



每一株美艳下都蛰伏着丑恶的魔鬼，每一个渴望长久的生命都伴随着短暂。

明年，也许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当花儿再次从泥土中钻出来、在阳光中展示着自身的绚烂的时候，魔鬼也将如期而至，仿佛被所罗门封进瓶子里的凶神一般，满怀仇恨，张牙舞爪地大吼一声：花儿，你们准备怎么死吧！

其实这也算得上是仁慈了，不管怎么说，给了你选择的空隙，对不对？假如根本就不允许你选择呢？假如？那么，你便没有时间思考，没有余地安排，甚至连回望一眼的可能都没有。

况且哪里只是明年呵，一年又一年，无穷无尽，是绝对的轮回。

我仿佛听见美艳的花瓣落在地上的簌簌声，看见花儿在魔鬼的施虐下迅速地发黄、枯萎，泪水便不禁滚滚而下。

清风徐徐，万籁俱寂。我一遍又一遍对着浩渺的苍穹无声地发问：为什么？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恒久？难道美丽注定要和丑陋相伴吗？还是生命离开死亡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没有声音给我回答，偌大的时空里，只有生存和死亡的身影，匆匆而过，肩并着肩，手挽着手。

一、左乳房摸到一个肿物

1

是去年7月里的一天，天是那么蓝，那么热。小鸟在楼外不远处的一排大树上飞来飞去，知了在枝叶间可着嗓门儿叫。几只颜色各异的蝴蝶，扇动着柔软的翅膀，忽上忽下地，在窗外的草地上玩耍嬉戏。

我吃罢早饭，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屋子，在窗前观了会儿外景，然后便在电脑前坐下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写作。键盘在指尖下跳动着，一切和往常一样，是亘古不变的重复，就好像一天和另一天、一月和另一月、一年和另一年。

座机响了，是我的好友A。A是个热心人，喜欢煲电话粥，隔三岔五就与我聊一阵，我喜欢她不拘小节的风格和爽朗的笑。可是这次，她却有些反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怎么样？还好吗？”

“好着呢，才几天没通话呀，神经病。”我故意堵了她一句。

“我不好，心情坏透了……我好像患了抑郁症。”

“行了吧，别吓唬人了，你要抑郁我早就自杀了。”

“真的……你猜我昨天午后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去了？”

“医院，我们教研室的 B 得了病。她本来不想告诉别人的，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给我打了电话，当我面哭诉了好半天。她哭，我也哭，我们俩都哭成泪人了。”

我在脑子里搜寻着 B 这个人，没有印象，口里禁不住问：“……什么病啊？让你们俩这么难受？”

“唉，还有啥呀，癌症呗，你可千万别跟咱校人说呀。她千叮万嘱咐的，让我别和第二个人讲，我是信得着你才说了。”

“放心吧，我又不认识她，干吗坏人家的事啊。”我觉得 A 的叮咛多此一举。我理解 B 的心情，她是怕有人幸灾乐祸；时下的很多知识分子心灵早就扭曲了，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是他们热衷的事。也许不只是时下？是过去、未来、永远，叔本华不早就说过吗？“没有什么比告诉别人我们刚刚遭受了一桩巨大的不幸……更能确切地使别人得到好的心情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又成了同事，彼此印象都不错，平日里也能互相关照着。你说她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呢？她平常身体多好啊，去年秋天开运动会，还跑了个全校 5000 米第二呢，你说怎么就得了这种病？”

“别太难过了，乳腺癌不像别的，还能活，估计也不会太晚吧。”我安慰 A。

“怎么不晚啊，都四期了，太马虎了，而且还是复发，三年前就做过保乳手术了。我们学院谁也不知道，她连我也没告诉，说就烦咱校这些人。如果不是他们总整事儿，兴许就不会得这种病呢。”

还有她的前夫，也让她不省心，生了好多年的气。”

我默然。手术三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三年她得独自承受多大的痛苦和压力啊！到底是什么使她如此噤若寒蝉？

A 说她昨晚一宿没睡好，翻来覆去的，尽想 B 的事了；午后还有两节课呢。电话就挂了。

2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窗外的景色，心里也莫名地烦躁起来，一时再也写不下去了。右手指不知不觉地往左侧乳房一摸……天啊，怎么回事？好像也有一个肿块儿！！指头仿佛受了烫一般赶紧缩回来；不行，又摸，还是有，软乎乎木夯夯的，就在乳房外侧的肌肉里。勉强镇静着，安慰自己说不会的，不会，肯定还是增生，天底下哪有这等巧事？起身翻出本肿瘤方面的书。

我仔细看了《乳腺癌》一章，心里倒更加不安起来，惴惴的，怎么着都觉得像——知识有时会使人缺乏胆量。夜晚，我早早地躺在床上，按照书中所说的乳腺癌自查方法，仰卧，左侧胳膊高举过头，右手放在左侧乳房上，好像电影中的鬼子探地雷一般，小心翼翼地，指头从上到下一点儿一点儿地按，按……是的，是有一个拇指盖大小的肿块儿，安安静静的，那么圆润，那么柔软，而且比白天清楚了许多。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半空了。



二、《油画词语》

1

那时候我正疯狂地读着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油画词语》。

怎么发现的呢？记不清楚了，又好像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网上是无疑的，当当、京东、卓越亚马逊，都是我常浏览的网站。网站里的图书空间真称得上是知识的宝库呵，我尽情地点击着，一本又一本，即使只能看到简短的内容介绍和排成一列的目录以及极少的正文阅读文字，也不时地给我惊喜，让我产生灵感，刺激着我在尘世的行走中日益麻木的心。

我就在这之中看见了这本《油画词语》。

一本从题目上看不出新奇的书，一个并不熟悉的作者的名字，十六万字，30.40元，价格也贵了点儿，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吸引我的是那串目录和赭黄色封面上的那个外国男孩子——

似乎是黄昏吧，冬日里凄清的阳光已经略显冷漠，身后是一大片空旷的山坡。穿着棉衣棉鞋的男孩子仓皇地行走着，不知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伴随着他的只有他自己那孤单的影子。

书到我手里的时候恰巧也是黄昏，夕阳西下，四周景物的颜色都变深了，赭黄色的封面仿佛也布满了一丝丝血迹。我久久地看着

男孩子那被风吹起的帽带、匆忙而无助的身影和痛苦而茫然的表情，眼睛湿润了，心也随之彷徨起来，仿佛没有着落般地难受。

书中收集了几十幅西方名画，有的简直脍炙人口，比如卡拉瓦乔的《酒神巴库斯》，比如梵·高的《鸢尾花》，比如塞尚的《静物》……多着呢，为什么偏偏将怀斯这幅画放在封面？为什么《1946年冬天》拥有了这种特殊的位置？这男孩子就是有生以来的我吗？还是作者在男孩子身上寄寓着相同的思绪？

我捧着刚从小区收发室拿来的《油画词语》，在楼下花坛边的石头上坐下，迫不及待地翻到了目录那一页：酒神 / 不穿衣服的维纳斯 / 这个阴天像塞尚的《静物》 /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 第一个来叫你赴会的人，一定是叛徒！ / 美到惊世，丑到惊世……

仿佛怕过于奢侈似的，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把翻着的书轻轻地捂在胸口，于是便闻到了一股油墨香，触到了一种质感，听见了一颗心跳——也许是我自己的心在跳吧。这样的文字是不能在有一点点喧嚣的场合阅读的。它适合夜晚或者雪天里，伴着黑抑或白的色调，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打开光线柔和的床头灯，静静地冥想、品味、欣赏。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我一直在读这本书，读一个叫张立勤的女人写的《油画词语》。西方油画艺术经典作品是渗进她的骨子里去了，她不是用眼睛在读，而是用心，用魂。我看出了她对四季的领悟，对生命在某些特殊时刻的触摸，对孤独与颜色的阐释，以及对生与死的近乎体验般的自我感知……书的封面不小心弄出了一道褶，我好像怕碰疼她似的，剪下一条透明胶，再小心翼翼地粘上；好几次，



心痛得厉害，有要流泪的感觉，乃至不得不死死地掐住虎口。

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呢？看作者简介是没有用的，过于正常了，概念化；序和跋也有意识地忽略过去。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于是看见了那篇备受称赞的散文《痛苦的飘落》：

每个夜晚仰望天空的时候，我的长发开始一丝一丝地飘落，弯弯曲曲，哆哆嗦嗦，挽着缠绵的风。像山峦的那一条逶迤的边沿，像河流那一线扭动的堤岩，像少女时的我，窈窕的我。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撕开。飘落飘落飘落。枕边，床头，桌角，紫色水磨石地面，窗外大叶梧桐，都伸出臂膊承受着这飘落，太阳碎了，月亮碎了，漫天黑色的飘落！

我的头皮裸露着，像黄土地。密密匝匝的庄稼收获了去，显出缩肩缩脖的疲惫。惯了，突然没有了覆盖和飘拂，不是滋味。望不到自己，也不想去望。开始荒凉寂寞的地方，自己并不想承认，不忍心承认。把镜子狠狠地扣过去，把梳子甩向蓝天，买一瓶红色洗发香波，第一次使用这高级玩意儿，在失去长发的时刻，几十根极短极细毛茸茸的头发接受着特殊的礼遇。

谁知道打了那药，白天黑夜地吐，口腔烂了，皮下渗血，血小板白血球都降到最低极限。咬咬牙，咬住嘴唇也行，殷殷的血痕也望不见。谁知道头发还要脱掉，一根不剩，大彻大底。我悄悄地哭了，

我想女孩子到这份上都会哭的。我为我的长发，我的生，我的死。

视觉牢牢地凝固在黑色的文字上，脱落、化疗、呕吐……人生竟是这般惨淡！那凄美的文字背后竟隐藏着如此惨烈的遭遇吗？还是同为女人的心有所感？怪不得她品读艺术作品如此独特，见血见肉，仿佛一笔一画都从心底里弥弥流出。

我继续搜索着，看到了她更多的文字，心里也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喜欢上了这本书，是因为它与我的命运正有着某种冥冥中的默契。那时的我还不知晓即将到来的遭遇，心里只是惊恐，只是不安；而上帝却引导我，暗示我，给我送来了这本书，让我与一个叫张立勤的癌症患者不期而遇。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相遇！人这一生，不仅是直接与这一个本人的，更多的是间接地与这个本人有关的。”

2

我一边读着这本书，一边不时地摸摸乳房里的肿物，有时好像小了点儿，有时甚至摸不清楚了，有时又分明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左肩胛就痛，胸椎骨也丝丝拉拉地痛，颈下几节脊椎骨也不舒服。我用手揉，用木梳子背刮，用真空罐拔。刮出一道道紫红色的血痕，拔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泡。可是我从未把它们和乳房里的那个东西联系上。多年的文字工作让我误以为那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常见病，是颈椎病和肩周炎在捣鬼。

我得承认我是个胆怯而敏感的女人，左侧乳房里的小东西弄得